

那拉提，绿色的远方

□ 马力

——
我住的酒店前，开着一圃花，红得鲜，粉得娇，黄得艳，像是画出来的。

弧形阳台上，三五人，意甚闲旷。他们看花，晌出细语；花看他们，飘出蕊香。

太阳照来，所有的花全笑了。

怎能不笑呢？花径间，走来老花匠。带了灵性的花，一声声传着消息：格桑花告诉黑心菊，月季花告诉薰衣草。伊犁多薰衣草，草原、河谷，一片明蓝，一片暗紫，空气都是香的。老花匠洒下的汗水，就像那拉提山和巩乃斯河带来的养分，金贵得很。离了这儿，它们会长成什么样子？难说。这里是它们的家。

花花叶叶，一朵挨一朵，一丛挨一丛，不嫌挤。满目的花贴得近，老花匠听见了柔细的花语。花是他带的一群娃，亲得不行。天天在一块儿，说着话，心里熨帖。

花开时节，老花匠总这样在花间走：背着手，打这头走到那头，又返回来，像时令一样循环。他的腿脚歇着不紧，两眼却忙着。他细心瞧花的长势，修剪剪，侍弄得一分不差。他额头挂着的汗水，他手掌裂开的口子，每一朵花都记住了。

花也会老的，像人一样。花开透了，便死掉。叶瓣萎落，茎蔓依着发冷的泥土匍伏，开始漫长的等待，也在他的叹息中入了梦。就这样，他和花一起送走了春，送走了秋，走完一个花期。飘雪的冬日，天野一片宁静，他的心好静。静下来的他，想得深：春来吋，花盛开，他看见自己的芳华；秋来时，花枯谢，他看见自己的晚暮。长年陪花活着，他明白了生命周期。

花的学问，他懂；草的根性，他也摸透了。牧民育着草，让它绿。

对面是山。我和他望着，如赏丹青。

这是那拉提山，还是天山？我问。

那拉提山就坐在天山嘛！他答。这个“坐”字，用得好！

他的话没错。我从伊犁谷地奔东来，看见长黄的麦子，看见拔高的玉米，两侧的山更是伴了一路。北面的阿吾热勒山，南面的那拉提山，根都扎在天山中。

这对姊妹山，是天山的支脉。

一山树。山根是胡杨，山腰是东北松，山顶是雪岭云杉。在新疆，雪岭云杉是极美的风景树。更远处，还有山，一道又一道，没个断。石峰负雪，长着雪莲花。

坡上不见牛马。眼下是六月天，牛马都在高高的山后放着呢，那里是夏季牧场。过了八月中旬，该转场了，一群群牛马就在鞭声中回来。河谷岸坡是春秋牧场。依提根塞的毡房前，立着转场的群雕：哈萨克族牧民吆喝着牲畜，行走在千年牧道上。有人说，他们追赶最美丽的季节。

绿是养出来的。山岭叫林草装



那拉提草原 刘运泽 摄

扮着，翠色春水一般漫开，抹平了山的褶皱。阳光舞蹈，树色愈新了。

那拉提，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。这句蒙古语，满蕴着诗意。

二

那拉提草原上，巩乃斯河淌着绿色的乳汁。河的南岸延展大片沃土，连向天山阴麓。

田牧肥壮之壤。

哈萨克族人把美丽的山沟叫做“塔吾萨尼”。我一进去，迎着的是平旷草野，可不算小。说是山沟，有点亏。

这个“山沟”，成为河谷草原上的一处景观。

逃离人的控御，季节的钟摆总在自主地摇动，准确无偏。冰雪覆盖，草原成了一个莹白的梦；百卉滋生，草原又欣然醒来。草叶荡起的纹缕，一层层扩向远方，如那粼粼的涟漪，似那闪闪的琴弦。大地的乐章上，谱线飞动，袅绕着清扬的牧歌。

草长得高，花更繁密，更烂漫，胜过草色。杏花开完，报春花、马兰花、野苹果花，也随它一起去了。留在草原上“一斗新妆”的，是勿忘我、阿山金莲、黄花苜蓿、野油菜花。野油菜花一派明灿，嫩薄的花瓣摇曳于青草之间，星星似的。油菜花籽被风带到这里，或说被命运安排到这里，就在泥壤扎下根，从此畅吸着草原的温润空气，饱吮着河流的清甜汁液，在和煦的日光下绽出花。无论坡岭，无论河滩，散着花香的众精灵睁着晶亮的眸子，“花燃山色里”恰是它们的所盼。没人挥镰去收割这无边的金黄。花草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世人，谁也不忍戕毁大自然的美。

在这幽媚的林麓前，在这芊绵的碧草间，群芳不寂寞，我们是它们的伴儿。不，应当说，花儿是人类的朋友。它让漂泊的心灵觅到栖居的绿洲。讲得深些，在中国，天人共生也是古来之意。

失去花草的世界，冰冷。

一团一团的白云在晴蓝的天上漫踱，经过哪座山，就投下片片浓淡无定的影子，茂草摇荡的山，即便翳

暝。转瞬，云飘远，山又亮了。

草原永远有歌声，惹人侧耳带笑听。斯布孜额，形如洞箫。一个青年拿着它，贴嘴吹。什么调子呢？《绑着的枣骝马》，还是《额尔齐斯河的波浪》？我没听出来，只能说，音色圆润，很抒情，亦极动心。吹奏完，他又唱。唱法有点怪：低低的声音在嗓子振着，颤着，一冲出口，打得远。闭眼听，气息用得妙，好像不是一个人在唱。这是“呼麦”。我若没到草原上，也许听不到。此种民间歌唱艺术，很古了。

歌声中，好多人尽兴把身子舞动，那么快活，那么亢奋，全部的心都剖露出来。这里就是整个世界！

三

草原上的路，河流般向前延伸，似无尽止。

到了依提根塞，巩乃斯河谷上的一个景点。它的里面，列着馕坊和毡房，皆不空荡。馕坊、锅灶飘出阵阵香，是酥软的烤馕，是稠润的酸奶，是微醺的抓饭。

依提根塞临着两汪水：连心湖。说是湖，似还不够，跟平常的水塘差不多。塘边一片草。草尖的水珠儿亮眸那般，晶晶的，闪闪的，含着梦的光。有木桥，两汪心形的水，叫它连上了。连心，连心，怎不叫人遥想那段和戎的旧史呢？

密叶杨投下浓荫，遮住树边的凉亭。风吹来，惊飞枝头歇着的鸟。叶片轻摇，播进清凉的水中。有了这倒影，水色愈绿了。

下桥，布着一片没踝的野草。草间早被人踩出一条灰白的小径。我只顾奔深处走，不管哪脚深，哪脚浅。前头闪出一道栅栏，中间戳起坊门式样的架子，算是给它豁了一个口。坊柱上绑着牛角，翘向天。极强的装饰感，刻意显出古野荒旷的气味。横楣吊着一块木板，有字：鸟孙部落。

四围悄静，人迹像是一点也寻不到。候地，林野气息攫紧我的心。一座座尖顶毡房立在草丛间，如半张的伞，看去已旧得很了。毳毛为毡，自是胡貉风习。空地上，有张木桌，摆了几个陶罐，罐面横竖错叠的印纹也

绪渐渐平复，就那样心无挂碍地看着泸河水，直到靠着椅背睡着。

数九寒天，泸河水少了往日轻快，显得有些凝重，靠近河堤的水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光洁透明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到了中午，薄冰一点点消融，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千百年来，泸河承载了很多。城市的过去与未来，时代的进步与变迁，历史的厚重与传承……无论怎样，它总是不急不缓，以最适宜的节拍前行。每日数次观看河岸四周，看鳞次栉比的楼房、川流不息的汽车，看绿树与繁花、朝阳与落日，看蓝天与白云、月亮与星辰，所有这一切，因为有了泸河，显得格外迷人，富有生机。

天色渐晚，黑夜悄悄来袭，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，远处的群山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，四周的建筑物变得模糊不清，夜色流动，泸河像一幅失真的水彩画，让人浮想联翩。月色渐浓，泸河寂静无声，月亮的光辉投射到水面上，泛起点点银光。月光是柔

还瞧得清。矮架搭着褪色的布条，篾筐、竹篓零散地歪斜。周遭一派久无人来的样子，连鸟音也听不到，风貌朴野，宁谧，咫尺有幽旷之异。我如同闯入边荒，恍若又见草原古岩画上谜一样的图符：牛、马、鹿、狗、山羊、骆驼，韵致简逸，颇含些先民的遗意。

受着一种奇异力量的导引，我似乎感知布景设计师运用舞台装置艺术营构的古远的时空环境，并及时性意象。

日头把景物照得极亮，一处暗角也不存。有一棵老树斜偃着，披覆沧桑的身子紧贴泥草，像一条伏卧的巨蟒。呵，是密叶杨！它是怎么倒掉的呢？那粗实的身躯向高天告别的瞬间，发出过不甘的呼声吗？胡杨“倒而一千年不朽”，它行吗？我细看，遍刻皱裂的树身上，依然挂着墨绿的苍藓，而那树冠更是杂枝交缠，枝头繁密的碧叶向阳光袒露并未绝望的心。此刻，绿色的叶光盈满我的双眸。我宛如面对一位微笑的长者。它的身姿，也曾挺拔；它的气质，也曾清傲。它多想回到从前，再做一次年轻的树。树皮上布满的细圆斑纹，眼睛似的，仿佛透出会意的神情。深蕴着人生哲理的述说，响在半空。

岁华迁流。老去的是时间，唯生命之树常青。

在这倒而不朽的老树旁，一些夏花还在疏疏地开着。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。蒲公英我是认得的，弯下身采了一朵。直出的一根茎上托着白色绒球，冠毛结成的。粗壮的大树前，这绒球仰着圆圆的脸，那么天真又那么柔，只一吹，丝丝冠毛便飞散开去，轻飏于晴光下，飘飘忽忽。落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新的家。

巩乃斯河边，丰茂的牧草中也摇着蒲公英。细浪溅来，这花不躲，不闪，挺在那儿，反更精神了。它还起劲儿唤着别的花：苕子、大蓟、骆驼刺、百里香、野薄荷、一枝黄，在岸滩铺开一幅画。

岸滩是绸，是布，绣娘把画针绣上去。

养蜂女假着彩花笑。

那拉提的花，酿得出最醇的蜜。

和的，泸河水是柔情的，像娇羞的少女，带给人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。

再过一会儿，河岸彩灯烁烁，组成一条明亮的光带，在茫茫夜色中蜿蜒曲折。河面流光溢彩，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。马路上穿花的汽车像一只只萤火虫，来往车流又似两条发光的龙在悄悄游动。横跨江面的小桥上，陇海线跨河而过，火车在铁路上驰骋，一块块黄色灯光你追赶着我，我追赶着你，呼啸而过。

“忽一日，天气暴暖，是二月间时令，离了僧房，信步踱出山门外立地，看着五台山，喝彩一回。”鲁智深在春天看五台山喝彩一回，我也常常站在落地窗前欣赏泸河两岸的最美画卷，无数次为之喝彩、动容，萌生出身处太平盛世的幸福感。

“门前溪一发，我作五湖看。”住在泸河岸，每日眺望永不干涸的潺潺水流，胸中总会涌出一种豪迈之气，感觉自己像拥有五湖的“女王”。不用出门，坐在家裡就能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，何其有幸。

天上王城

□ 张庆和

一队凌乱的人马，行色匆匆，甚至有些慌张。怎么能不慌张呢？他们刚刚摆脱齐军的追杀，宛若逃出虎口的羔羊，求生的本能告诉他们，只有飞步疾行，远迁高徙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

穿山涉水，披荆斩棘，不知赶了多远的路，也不知到了何处何境，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地横在了他们眼前。人困，马乏，实在走不动了，那就趁机歇歇脚吧。

有臣子来报：此处真乃神境。说山不像山，言峰不是峰，顶上平坦宽阔，周边崖险石峻，上有清泉喷吐，足下沃土可耕，莫不是上天赐予大王的安身之地？

这大王不是别人，正是春秋时代纪国末代君主纪哀侯。此处“神境”，相传便是山东省沂水县泉庄镇的纪王崮。

听了臣子的报告，纪哀侯注视着眼前被莽林野荆覆盖的陌生之地，又望望身后远离的故国城邑，怀念与感叹，无奈与悲凉，乱云般萦绕上他的心头。

是呀，纪国曾是商朝东方的诸侯国，一直延续到西周再到春秋。而现在呢，国都陷落，那片面朝大海、水肥土美的领地被齐军夺走，剩下的只有自己和这群落荒而奔的残兵败将与老少遗民。想到这些，纪哀侯不由哀叹：纪国位邻于齐，疆域不亚于齐鲁两国，当初是何等辉煌。只因周夷王年间，言传祖上有人进谗，致使夷王烹杀齐哀公，齐纪结仇。此后，齐国一直伺机吞并纪国，报仇是一个原因，而灭纪更是齐国扩张的必选之策。纪国曾经试图交好鲁国，借齐鲁两强的矛盾而自保，鲁国也力图保存纪国，以抑制齐国扩张。

这场“三国演义”一直持续到纪哀侯时期。在齐军的强力攻势下，纪国终于顶不住了，加上内部出现分裂，哀侯之弟纪季力主降齐，无心抵抗。无奈的纪哀侯只好放弃国都，余城任由纪季处置，自己则携带一行人马弃城而去。

被一枝芦苇打动

□ 彭生茂

此刻我要赞美一枝芦苇。

它隐藏在纷杂的家族背影之中，以清丽而高挑的身姿招呼我，将我引入微波荡漾的湖面，与鸟鸣、夏风和蜿蜒的栈道融为一体。

这是江西余干琵琶湖的一隅。在经过近两年的河道治理及基础设施改造后，这个早年默默无闻的湖泊重新焕发生机，业已打造成市民健身娱乐的好去处。7.1公里长的环湖景观大道、28米高的琵琶雕塑、108米高的摩天巨轮、360度的全息投影以及2409亩的湖面与绿地……这一组组数字背后，彰显了一座现代化城市公园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品位。

琵琶湖曾是赣东北重要水系信江的一条支流，后因泥沙冲积而成为现在的样子。其形状宛如一面琵琶，当地人便把它唤作琵琶湖。自古以来，众多名臣墨客或遭放逐、或旅行途经余干之际，都喜欢泛舟湖上，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。李白、刘长卿、苏东坡、黄庭坚等都曾莅临此地，他们顶着星空和理想，在山水间寻找生命的道场与神谕，为后人所推崇和怀念。

帆影散尽，流水依旧。如今的“干越新八景”在琵琶湖湿地公园重现昔日的曼妙意境，赋予这座历尽岁月颠沛的湖泊以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魅力：“烟波涌月”“琵琶微雨”“双桥飞虹”“越溪唱晚”……互为串联并映衬的景点延续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，使其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上更具现实价值和人文精神。

夜幕降临，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来到琵琶湖畔，或奔跑，或漫步，或欣赏夜景。当沿岸楼宇的霓虹倒映在湖面，当摩天轮变幻着奇异的影像，当琵琶雕塑在栈道射灯的映照下释放出五颜六色的光晕——偌大的

纪哀侯究竟去了哪里，无人知晓，也无一文半字记载，只留下崮乡人祖祖辈辈的口头相传：这里是纪王崮，相传是古代一位诸侯王落败时的栖身之地。因山崮高达570多米，当地人又称其为“天上王城”。

就这样，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被人们世代猜测着、遐想着、口口传续着，直到清康熙、道光年间的《沂水县志》，方载有纪王崮为“纪哀侯去国居此”一说。

如果说两段方志记载是对当地传说的认可，那么2012年山东省文物局宣布在纪王崮顶发现春秋时期国君级别的一座墓葬，则佐证了《沂水县志》的记载或非虚言。尽管一时还没有确定这座墓葬到底是不是纪哀侯墓，但纪哀侯逃离时踏出的那条曲曲弯弯的路径，却宛若一个长长的问号，一直横亘在关注者面前。

所谓崮，其实就是四周陡峭、顶部平坦的山。这样的山在沂水县境内有72座，泉庄镇独占50多座，其中便包括山体高大、平顶宽阔的纪王崮。千百年来，泉庄人以身居崮乡为荣，世代敬重祖先，守望历史，努力保护着纪王崮。如今，依山就崖筑起的数丈高巨石城墙仍巍然屹立，向世人宣示着一个王国的存在。那一夫当关千军难入的堞口石门，仍声声诉说着曾经的峥嵘岁月。崮上的点将台、崮下的拦马墙，还有王宫大殿前深50厘米、直径40厘米，相传曾经安插过纪氏旗杆的左右两个石窝，让走近它的人们心生惊异，遐想联翩。

在纪王崮出土的春秋时期国君级别墓葬内，人们只发现了殉人、殉狗、车马，以及男用青铜器和女性陪嫁器物等，此外并未发现其他骨骸。所以考古专家们认定，此处虽属国君级墓葬，纪哀侯却并未安葬在这里。

纪哀侯究竟去了哪里，没有记载，无从查考。有的说，他领循了百姓求安宁、天下谋统一的大势，只在纪王崮住了20多年，便再一次弃城而去，独自游走他乡；也有人说，他自知势单力薄，难与强齐抗衡，为求善终，便自行遣散众人，王室后代则以纪为姓氏，以此祭奠自己的祖国。

公园是何等瑰丽和扑朔迷离。是的，这里是市民自由选择的空间。靠近闹市区方向，一些人跳起了广场舞，另一些人则摆上了水果摊和烧烤，喧闹声不绝于耳。而在相对僻静的南岸，也有人支起了摊位。摊主是几个青年，他们卖的是现场调制的鸡尾酒等饮品，一块白色围布上写着“属于你的深夜小酒馆”。小椅子和矮桌旁坐满了学生模样的人，他们低语、含蓄，不惊扰他人，微弱的灯光衬托着一张张青春勃发的脸。这些姑娘小伙已经没有旧时年轻人对电影院的兴趣，他们的世界更安静，充满着浪漫氛围。他们显然也陷入了爱情，但看上去似乎都不动声色。

这一切都是我喜欢的。我徜徉在人群与灯影之中，似乎重新找回了青春和懵懂的爱情。没有人觉察出我这个从异乡归来的人的欢喜，那种像柔软的波浪一样的欢喜，将我推至七月的夜的纵深。

是的，七月的芦苇像一个害羞的女子，它们青绿的外表被鸟鸣擦亮，展示出草木的丰盈与禅意。我显然被它们打动了，那轻视功名和随遇而安的样子，令人感慨且肃然起敬。我看见芦苇的边上，还生长着垂柳、菖蒲和野菊花，它们或许都是在生命走失的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重新回到了故乡。

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小城，水系治理和棚户区改造使其走上了发展快车道，百姓的幸福指数与日俱增。与此同时，即将开通的昌景黄高铁无疑将给它带来新的契机，那些寻梦的人，那些怀揣着悲悯和乡愁的人，都将在湖水的指引下辨认出自己的精神之地。

我沿着琵琶湖畔的栈道独自前行，一只水鸟突然从身侧的芦苇丛慌忙蹿出，继而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。天空为此摇晃了一下。